



台·灣·人·在·香·港

電影院，城市動物的森林

文、圖／沈意鋼

我們在吵雜中出生，哇哇大哭地加入這個世界，從此便不曾安靜過。人聲鼎沸，車聲喧嘩，噪音構成了我們聽覺的世界，我們在逐一歸家的停車聲中睡著，隨著鬧鐘響起醒來，還來不及清醒，已得開始說話反應。面對迎面而來的人群、資訊洪流，趕緊划手踢腿，以免滅頂。

因為沒有去處，我們不知道有獨處的可能與必要，忘記了在掠食者物競天擇的草原上一起狩獵的動物，也會默默地獨自走進森林，在群樹溫柔的庇蔭下，感到安全、放鬆。

我們基因裡還留著那樣的渴求，但城市動物的世界觀中沒有森林，像水族館出生的鯨魚，腹內還留有足以穿越海洋的通訊器。我們不知道胸腔中那激烈的情感需求什麼，我們在生氣時奔到陽台怒吼，悲傷時鑽進棉被蒙著頭哭泣，與不識人話的絨毛玩具訴說秘密。我們歸化在矮小的棲息地，日復一日。直到我們走進了電影院。

第一次，沈默成了禮節。我們如此親密又遙遠地坐著，像森林裡的動物共息共生，誰也不驚動誰。在電影院裡，城市動物終於毋需與任何人交代解釋，螢幕打亮，音樂如小溪流淌而出，劇情如樹蔭掩來；我們在他人的生活中得到休息。

森林有樹，許多種樹人從森林長出。每個導演都有這樣的故事：人生某個特別的時候，在電影院裡被某部電影感動，從此步上種樹一途，讓他人在他寫的故事裡忘我，抵擋真實生活那刺眼的光。

樹也保護種樹人。創作者都有點暴君性格，要創造自己的世界，要人說他說的話，想他想過的事情。暴君在人事山頭多的城市不易生存，也不能焚城，唯有把暴力轉成創造力，自己砌牆，鋪瓦造城。

香港填海。香港砍樹。砍完真樹，換砍心靈休息的森林。《重慶森林》是水泥森林，不像安撫神經的森林，比較像奇禽毒物埋伏的溼滑雨林，種出《重林》的王家衛常提到自己年少時在各種森林遊歷的回憶。

現在的觀眾可能難以想像，1985年亞洲首家多廳戲院在香港出現以前，每家戲院都像一座如歌劇院般大的影廳，一次只放一部電影。每一家戲院由個別發行公司主掌，放映不同風格的電影，王家衛在重慶大廈所在的尖沙咀長大，旁邊的佐敦區如同紐約百老匯或倫敦西區劇場林立，每家戲院各有個性，放映不同風格的電影。

「倫敦戲院」顧名思義，選片專選英國大製作，有007還有超人沒出（是的，超人不是外星人，最初還是英製外星人）。英製片不夠放，便選美國高檔商業片，鬼片也很多。「普慶戲院」專門放好萊塢大片，星球大戰（StarWars）、奪寶奇兵（Indiana-Jones）、未來戰士（Terminator）。「華盛頓」放中型好萊塢片，或美國獨立製作。B級片當然就在叫「快樂」的戲院放。「新大華」放大衛林區、楚浮，偶爾也放放香港藝術片。李小龙、成龍主演的大片自然到大名鼎鼎的「嘉禾」去，不是嘉禾電影製作的港片就到菜市場中的「民樂」去，《英雄本色》、《倩女幽魂》、《龍虎風雲》都在這裡。

綠油油的生態早已不再，像浮光掠影消

失到歷史裡。如今只剩下尖沙咀的「海運戲院」，想回憶一下當年豪華戲院的，還能去那避避城市油光。

台北的老戲院砍了的少，燒了的多。有些是日據時代的劇場改建，現在則大多改建成大樓。但在西門町還能找到一些劇院林立的盛況。武昌街二段是所謂的電影街，劇院可能沒有當年佐敦區戲院的豐富豪華，至少片子選擇多了。前美國駐台北領事館改建的「光點台北」則真是鬧中取靜、座有林蔭，四季有各種影展，雖然小到不能稱作森林，還是可找到一些失魂落魄的城市動物在裡頭默默安棲。

如果離開台北，倒還能找到老戲院的蹤跡。台南市的「全美戲院」，是不愛讀書考試的李安高中時最常去的地方，是台北已慢慢消失的二輪戲院。而去年底剛翻新，有七十幾年歷史的「南投大戲院」主打懷舊感，不過播放的戲目和連鎖大戲院一樣。新竹縣橫山鄉的「內灣戲院」是全台灣唯一剩下的木造老戲院，能一邊看免費電影一邊吃大桌客家菜：只是你找到的就不是鬧中取靜的森林，而是城鄉鎮民聚會共處的廣場水井了。